

東郭簫鼓兒詞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淄川浦留仙未刊稿

東郭篤敷兜詞

刺谿鄭祀署



民國二十年四月印刷
民國二十年四月發行

東郭簫鼓兒詞(全一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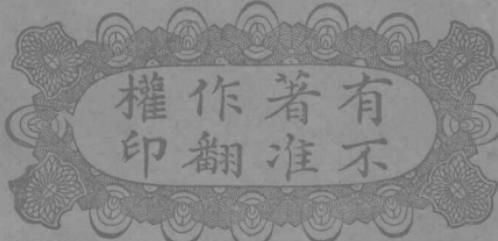
◎ 定價銀二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有不
著准

權印

校訂者 蕭陽陳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 刷 者 中華書局
印 刷 所 上海靜安寺路一四八六號
中 華 書 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中華書局
(六二六八)

北平天津張家口石家莊邢台保定
濟南青島太原開封鄭州西安蘭州
成都重慶長沙常德衡州漢口南昌
九江安慶蕪湖南京徐州杭州溫州
遼寧瀋陽廣州廣州潮州梧州雲南
吉林長春哈爾濱香港新加坡南洋

民國十九年十一月

上海中華書局

聚珍仿宋版印

卷之三

東郭簫鼓兒詞

淄川蒲留仙未刊稿

名韁利鎖幾時休
自惹塵囂戴滿頭

潁水箕山表峻節

秦闢楚壁盡荒邱

龍門漫耀皇家寵

驥尾嫌留丐子羞

最是不堪回首處

閨中相對淚交流

這一首詩單說人生在世第一要論個品行立個

氣節若是品行好氣節好就是一個布衣可以服

的鄉評對的朋友若不論品行不顧氣節一味枉

道求合就是高堂大廈衣紫腰金也當不住那脊

梁上着人指的千窟窿萬眼子你看那孔聖人周

流列國志切安懷他豈是坐老林下的王孫賈勸

他媚寵他便引那天來壓他彌子瑕待送他個衛
卿他便拿命來辭他雖是美玉思沾那一輩子卻
定然出處不苟這麼才算的十分足色的人物真
能做千秋萬古的師表都像那混帳鬼執鞭罔惜
吮疽不辭說諸侯把那腿來也跑細了那俱是些
討米材們查牌甲的手段兩肩荷一口闊徧了萬
戶千門隻棍共單瓢招惹的人嫌狗咬求不來空
腸餓肚胸膛上乾打些半頭磚求得來弄款裝腔
也不過門戶上唱了幾個蓮花落任他說笑由他
笑罵好官我自爲之自旁人看來究竟是完了人
品所以晏平仲家那個趕車的擁大蓋策駟馬何
嘗不意氣揚揚當不住回家時着他老婆子誚撇

了個不亦樂乎你看這婦人家還有些氣節難道說男子漢獨不論個品行想到這裏因取孟子書一章編成幾句鼓詞權作一篇講義

話說戰國時有個孟子行規步矩道貌嚴嚴論他的一生挾持不外仁義二字考他的終身師一法惟在孔子一人也算的是春秋以後有一無合二的人物了誰想他遊徧了齊梁滕魯終歎用我其誰他的遭際也與孔子無異只因那一時王侯君公喜的是逢迎人惡的是道學客所以命讒詔面諛之子職列朝班抱道自重之人淪落草莽好不傷歎的緊呀

果然是自古英雄命運艱孔孟如同一脈傳

周流列國難逢主 只落的數過時可徒怨天
也瞅着反手一舉安天下 爭來是戰國時的民
命該倒懸 梁惠王家爺倆都不中用 說甚麼
好色好貨老齊宣 不愛的客卿難留駕 空給
那說嘴的淳于做了話端 滕國裏的井田纔要
合据 那不拉的許行又來亂杆 實指望樂正
一薦魚得水 又被那可殺的臧倉打了醋罇
都只爲時王好臣其所教 因此才曳裾侯門得
爭先 到處裏秉政當寧無君子 他那些卑禮
厚幣都是枉然 便宜煞狗頭狗臉的衍儀輩
苦煞了說仁說義大聖賢 逐日裏列國雲遊他
不得志 想必是他那命裏只擔的個驛馬官

右一段藉孔孟身上總冒全題理實氣空高

跋題顛

話說這世運到了戰國人心不古直道難容倒是有氣節的吃虧沒品行的討便宜那一些遊人說士不是朝秦暮楚就是暮楚朝秦惟見祿位可慕不顧品行若何只覺權勢可欣那管氣節奚似其間搖尾乞憐的光景奴膝婢顏的醜態真正是罄竹莫書一言難盡且說個樣子給衆位聽聽齊國裏有一人姓氏不著里居不傳大約住的自己房子也曾有幾畝薄田只是不務農業專意游手好閑今日典一段明日賣一畝踢弄的也就輕快了論他的八字雖則是四

柱未必合局卻幸有雙妻前來壓命且是有限的一層食神在家中一大一小共守着個貧賤良人出門去有酒有肉竟饒徧了富貴長者爬不着他的底的看來何嘗不是堂堂人物查出他的寶札子來才是喪盡品行丟盡氣節人間之大醜也

這是誰家的一兒娃 好他那喪德敗行小達達逐日裏東蹭西跳瞎胡混 這樣人守甚麼田園看甚麼家 見了酒來要吃個稀爛醉 見了肉來恨不能拿來大口吧 只爲這好吃好喝的饞狗嘴 積作的人臉前頭去叫爹媽 他去那大庭廣眾丟下醜 還來這炕頭以上順口誇

不着那齊婦偷把良人看
他還要硬着嘴兒把
擰拉

右一段安放齊人有妻有妾而處室者虛虛
籠照全節

話說齊人逐日裏浪遊乞食爲活計要飯作生
涯就成個骯髒物件了嘗言道人有慾則無剛
他坐在外頭丟醜到家裏就該怕老婆子不消
說這一進門這個吵那個鬧賤殺的砍頭的討
米材下賤兒喪盡品行丟盡臉面是個甚麼東
西到不如死在外頭省的來家辱沒人抓過來
摔過去還有一句好氣給他哩殊不知齊婦莫
有耳報神那齊人就有極好的障眼法喪行敗

德瞞不過外人搗鬼弄神卻哄得閨中少婦那一日吃得飽撐撐的醉醺醺的從外面昂昂而來進門就一腚墩在炕上厲聲叫道看茶來孟子說的城門之軌原是平日軌就轍了齊婦聽說不敢怠慢一面吩咐烹茶自己在傍裏伺候着不多時小婆子看茶已到齊人吃了小婆子接過茶盅去他兩口子就唧喇起閒話來了

齊婦開言叫

叫聲兒子達

逢着出門去

醉飽才回家

我且問道你

都是誰家哈

待說是鄰里鄉黨閒請酒 不過是一半回裏講桑麻 像你這天天有酒天天醉 我且問肆筵

設席在誰家 反正是你這幾位窮朋友 不住的常去打攬做甚麼 倘若是一遞一回驢搔癢你就該合他一來一往把鋸拉 總就是男兒慷慨你不論 我過日見了他媳婦也好道他

右一段詮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其所與飲食者抑揚錯落燕語鶯聲自不消說此一段直將末節其妻妾不羞二句

話說齊婦這一問自旁人看來真正是晴天打了一個霹靂嚇也嚇死人這可就問的他閉氣了誰想教師的兒子拳腳多他知底下不乾淨早就犯了準備了這一問正撞着他的熟題了

不用躊躇應聲答曰你是問的我那朋友麼你不問我那朋友便罷若是問我那朋友你且一傍站了聽我道來

這齊人未從開口笑呵呵叫了聲娘子一傍站立細聽着像我這平等之輩窮朋友他怎能在天天有酒蒸饅饅看着我帽破衣殘樣不濟

人物隊裏卻不少我我交徧王孫貴公子咳

你沒到西天那裏去見佛頭一個王驩右師

齊相國我合他自小的相與俺兩個多年的

同窗上過學他如今食祿萬鍾得了地見了

俺款待之間禮不薄吃他些龍肝鳳髓天鵝肉

吃他些熊掌猴頭並燕窩飲他些金波玉液

高陽酒 哈他些六安武彝共松蘿 酒席間說
待薦俺把官做 我說不可不可 我這個散淡
神仙受不的束縛 他見俺落落高風氣節好
分外的加意殷勤禮貌多 有一個齊國儲子來
請我 着他那管家跨着馬子牽着驃 還有那
淳于駢馬是好酒量 到他家俺就論斗論石犯
比駁 他媳婦雖是金枝玉葉王侯女 大方着
哩 出來進去全然不避我

可笑人眼皮子太薄一個丞相一個駢馬都來
請我那請我的也就不計其數了
莊暴見了往家讓 沈同見了上家拖 陳賈請
我去把王慚解 孔距心找我去犯騰挪 蚊蠹

請我去吃螃蟹 我還嫌他告老的鄉宦不顯豁
匡章愛抬我把交拜 又搭上極有才的益成
括 時子聽說來上湊 景丑說添上區區也不
多 倏五人就把年庚論 他們都年小着哩
又數着不才占了一個老大哥 那一日午朝門
外閒喇喎 忽聽的公行子母親見了閻羅 倏
一千人等去弔孝 回來饒了胡齕的羊肉陳戴
的鵝 這城裏無論那家鄉紳把客請 不着俺
去就嫌寂寞 打夥裏悶倦極了就去郊外耍
他們家挑着擔子抬着盒 我的崑腔曲子極着
板 時常裏把酒臨風高聲歌 可惜沒有七些
俊腿來跑 那一天帖子不接一大羅 這齊人